

根治海河文艺丛书



水绿山青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根治海河文艺丛书

水 绿 山 青

短篇小说集

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组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石家庄

封面设计：文湘北

根治海河文艺丛书

水 绿 山 青

短篇小说集

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组编

*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11月第1版

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314 定价 0.87 元

出版者的话

伟大领袖毛主席“**一定要根治海河**”光辉题词十周年了！

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，表达了海河流域人民改造山河的强烈愿望，为兴修水利，根除水旱灾害，改变自然面貌，发展农业生产指明了方向，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海河流域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。十年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，在国家的支持下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、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，我省人民同北京、天津、山东等兄弟省、市的广大群众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，发扬大寨精神，奋发图强，团结战斗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根治海河的群众运动，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千年害河正在变成利河，海河流域的面貌，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

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题词十周年，深入宣传毛主席革命治水路线的伟大胜利，宣传广大群众艰苦奋斗、科学治理海河的动人事迹和丰硕成果，激励全省人民

进一步为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的伟大指示而继续战斗，夺取更大胜利，特此出版“根治海河文艺丛书”。

这套“丛书”，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，经过深入发动，组织“三结合”创作组，特别是邀请亲身参加过根治海河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创作的。其中有不少作者是第一次发表作品，这是十分可喜的。

这套“丛书”，共分为六册，即：

《海河新貌》（散文通讯集）

《水绿山青》（小说集）

《海河千里战旗红》（叙事诗集）

《群英治水》（革命故事集）

《人欢水笑》（演唱集）

《海河战歌》（歌曲集）

“丛书”是由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组、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出版发行局、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分别组织力量编选的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我们编辑的这套“丛书”中，难免有不当之处，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一九七三年九月

一定要根治海河
毛主席
一九六五年
十月

纪念毛主席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光辉题词十周年

目 录

擒龙图·····	肇 文 (1)
施工方案·····	王大华 (20)
峡沟飞虹·····	长 正 (34)
出征之前·····	苗迎吉 (52)
千里沃野·····	韩映山 (66)
根深叶茂·····	王士平 (83)
春光秋色·····	赵沫英 (95)
雪夜红灯·····	张存杰 (106)
陈 虎·····	郝照远 (112)
新 兵·····	王文煜 (127)
百分之一·····	关汝松 (136)
竣工报表·····	耿江国 (144)
潮白河畔·····	任宜芳 (152)
槐花峪·····	秦宗贤 (167)
水绿山青·····	康传熹 (179)
稻花飘香·····	张绍良 (197)

迷人泉·····	宫克一 (215)
碱滩风云·····	汾 飞 (232)
甜水长流·····	李 清 (253)
团结井·····	梁 江 (276)
成龙配套·····	傅新友 (284)
引路人·····	陈映实 (295)
长藤结瓜·····	潘文敏 (311)
银龙吐珠·····	单学鹏 (328)
槐树篇·····	任文祥 (340)
心向海河·····	飞 雁 (352)
烈火红心·····	赵国兴 (367)
柳 燕·····	吕振侠 (386)
风云山下·····	张 珠 (398)
山里红梅·····	向 勇 (409)
千里金堤·····	吕振侠 (418)
苍松幼苗·····	王继民 (431)

擒 龙 图

肇 文

雨后初晴。县委书记高治波登上黑龙河大桥，放眼四望：金黄的谷子，火红的高粱，绿湛湛的玉米，丰收的庄稼随风摆动，如大海中的波涛，滚滚向前。波涛中露出一面面鲜艳的红旗，红旗下，干沟上，社员们正挥舞着铁锨在排水。河岸上，柴油机、电动机发出隆隆的叫声，长长的水龙头把水吸上来，吐到河里。多么火热的场面啊！

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碱滩，如今被一洼洼绿油油的庄稼代替了。在这块土地上，他和他的战友一道洒下过汗水。现在，他要调往根治海河指挥部工作，奔赴新的工作岗位，再亲眼看看这丰收的景象，怎能不高兴呢！

“高书记！”老高听到喊声，扭过头来一看，只见一个年轻人手拿标杆、三角尺，正从桥下走向桥头。

“严宾！”老高惊喜地喊道。

严宾飞跑过来，紧紧拉着老高的手说：“怎么走的这么匆忙，不再休息几天？”

“新的工程快开工了，忙啊。你又在测水位？”

“嗯，今冬明春这里要大搞配套工程，这和咱八年前探

水那阵儿，大不一样喽。”严宾指着一派丰收的景象，样子是那样自豪。

“这仅仅是个开头呀！”高治波看看严宾，不由得想起八年前黑龙河疏浚时的情景……

一九六四年夏天。

瓢泼大雨下了一夜又将近一天，傍晚，雨停了。天空的浮云擦着树梢飞，雨水顺着大街流。苇塘里传来阵阵蛙声。

散了会，老高披着雨衣，向宿舍走着。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激烈的争论，使他难以平静。

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治理黑龙河。当他领着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的光辉题词，并联系本县实际，谈到滨海县人民迫切要求治理黑龙河的愿望时，会场象开了锅，沸腾起来。有的说：“要找出路，根子在黑龙河上。”有的说：“挖河可不是简单的事，弄不好会劳民伤财。”只有副县长吴志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在抽烟。

吴志新过去当过县水利局长，在水利上搞了十几年，是个内行。老高看着老吴的表情，特意把嗓门儿提高，说：“老吴说说，大家听听老吴的意见！”

吴志新干咳了两声，正了正眼镜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挖河是大兴土木，总得有个规划，国家自有统筹安排。靠

咱，挣断筋骨怕也不行吧？”

“你的具体意见？”

“根据咱县的情况，还得让国家供养几年……”

老吴把话说完，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老高身上，希望老高说出个子午卯酉。老高看了一下大家，平静地说：“今天总算交了交底，这河是治，还是等，咱们最好是到下面去，听听群众的意见，然后，咱们再作出决定。散会！”

会议就这样结束了……

老高边走边想，自他调来这里任县委书记后，每年都伸着手向国家要粮食。一次，他参加省里会议，听着兄弟县汇报向国家交售粮、棉、油的数字时，自己感到很惭愧。当他听到领导同志问他：“滨海要多少啊”这声音时，心里很是不平静。“统销”本来是党和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。但是，作为县的一个领导，眼睁睁看着这里群众辛辛苦苦种出的庄稼，不淹就碱，不但对国家没贡献，反而向国家伸手，怎能无动于衷呢？大寨人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夺高产，我们滨海人，难道不能治服旱、涝、碱，向国家拿贡献？

他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地进了院子，若不是爱人喊他，就走错门了。

“饭都凉了。”他爱人进屋拉开灯，“工作再忙，也应当回来吃饭啊。”说着，到厨房里捅开火，把饭热上。老高把雨衣挂好，坐在桌旁。一抬头见桌上放着两封信：拆开一看，一封是土改时赵庄老房东徐宝山大伯寄来的；一封

是赵庄公社的联名信。前封信鼓舞他坚定信心，带领全县人民改变这一穷二白的面貌；后一封信，是恳求快挖黑龙河。两封信的要求是一样的。看了信，老高心里一热。猛然抬起头，问他爱人：“你说，滨海县改变不了面貌怨什么？”

爱人被这突然一问愣住了，稍加思索，便说：“那还用说，怨人呗！”

“对，说得更妥切一些，怨我们！怨我们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带领群众一道干哪！”他停了一下又说，“毛主席说过：‘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。’”说着又翻开马列主义著作看起来。这几乎成了他一个习惯，不管工作多忙多累，回来多晚，他总是要看看报纸，读一段马列主义著作。

这时，爱人把饭端到桌上，他刚要端碗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，忙拿起电话：“喂！我是高治波，严宾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这场雨下了多少？四百毫米？黑龙江两岸怎么样？多少？七百毫米？涝地多少？两万亩。已向社队布置了排水任务，好，你到我这里来……”

他放下电话，望望外边。天空阴沉沉的，一道闪电，接着一声炸雷，雨又淅淅沥沥下起来。

老高点上一支烟，在屋里来回踱着，有些焦躁不安。这滴滴雨水好象不是落在地上，而是砸在他的心上。爱人端上来刚热好的饭菜，他边吃边问：“我那双雨鞋呢？”

老高有一双高筒黑色雨鞋，是专为他下乡了解水情趟水用的。一提到它，爱人就知道他又要下乡了。于是关切地说：“深更半夜，你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黑龙江！”

“雨这样大……”爱人担心地说。

“趟水也要去！”

爱人知道他的脾气，只要他想办的事，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去闯。于是，她把那双雨鞋扫了扫，递给老高。老高忙穿上雨鞋，披好雨衣。刚要出门，严宾来了，两个人一同走出门去。

“你捎着这个。”爱人又把几个热腾腾的馒头放在老高的提兜里。

二

早上，老高和严宾趟着齐腰深的水，来到黑龙江南岸。

严宾是新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员，他年轻热情，工作有魄力。一路上跑在头里探路。

通往黑龙江的道眼儿都被水淹没了。他俩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着。二十几里路，有好几次掉在“浪窝”里。上了岸，老高把裤腿挽了挽，找了一根青秫秸，拿在手里，看看身旁的一堆红荆条，对严宾说：“捎着一把。”

“捎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有用。”

严宾弯腰拿起一把荆条，挽着腿，走在头里。

过了几道沟，来到一块开阔地里，只见水从西南方打着漩涡儿涌来。老高登上一个小土坡，向西南望去，只见天连水，水连天，一望无际。他风趣地说：“怪不得赵庄风格高，上游容不了的水都流到这儿来了。”

严宾说：“每到雨季，这里要接几个县的客水，真有点吃不消呀。”

老高从严宾手里拿来一棵荆条，插在地里，拿小刀在红荆上刻了道印。这时，严宾才明白，老高要红荆的意思。

过了开阔地，是一片小树林。这里水改变了方向，由北向东了。这一带可能因为低洼，都是种的高粱。高粱已经晒红米了。水齐着高粱穗子，急急地向东流着。

老高下了堰子，一只腿已经迈到水里去了。等到严宾发现，只听噗通一声，老高整个身子沉在水里。

“这里水深！”严宾连忙拉上了老高，从坡上薅了几根马辫草，将两根荆条绑在一起插在水里，刻上了印，并在本子上做了记录。老高和严宾正要往前走，只见一群社员，手里拿着铁锹，肩上背着斗子，向这边走来，看样子象去淘水。老高正要打招呼，只听人群中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“是老高吗？”老高定睛看时，原来是老房东徐宝山老大伯。这老人，头戴马辫草帽，身穿家做的粗布上衣，灰色的裤头，赤着腿，敞着怀，露出浑身的疙瘩肉，布满核桃纹的

脸上，两只大眼在长长的眉毛下，忽闪忽闪的。他上前握住老高的手：“老高，我猜你一定来！”老高紧紧攥住老人的手，说：“接到了你的信，不来，坐不住啊！”徐宝山大伯说：“老高，你快下命令吧。人们做梦都想挖河呢！”

老高问：“生活怎么样？”

老人说：“好着呢，毛主席他老人家送来大米白面，前天县委还派人到这儿来慰问。这在旧社会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叹息一声，“旧社会，那块坷垃姓穷啊！土改后，共产党、毛主席把这块地交给咱啦，可是，还受黑龙河的气，闹一年还向国家伸手。庄稼人种不出庄稼，那叫啥庄稼人？”老人停了一下接着说：“咱也有两只手，大寨人能在七沟八梁创高产，咱就不能挖这条河！俺们贫下中农，单盼着套上大车去送公粮啊！”

说到这里，别的社员也围上来。大家七言八语，从黑龙河的过去，谈到现在，一致要求快挖黑龙河。听听群众的反映，看看人们的情绪，老高心潮起伏，更是不能平静。

离开小树林，老高对严宾说：“将来在这儿挖上一条干渠，直通黑龙河，我看赵庄水能撤尽。”

严宾摇摇头，说：“我领你去看看，你就会明白。”

走上黑龙河，水却奇怪地往回流了。严宾说：“根儿就在这里，河不挖，其它地方挖了干渠也白搭。”

老高望着这野马般奔腾的河水，心里想：看来黑龙河是个大害啊！

他从严宾手里拿过一棵红荆刚要插，只见河沿上浅水里，早有人用柳枝做了标记，不由得高兴地说：“看，这里早有有心人呢！”

“怕是赵庄公社书记王英民干的吧？刚才听社员说，他趟着水到东边去了。”

二人说着，来到岸上大柳树跟前。“来，咱休息一下。”老高顺手摘了几个青麻叶，铺在地上，坐下来。掏出烟一看，烟盒早被水浸湿了。严宾望着滔滔大水，介绍着黑龙河的情况：“黑龙河是咱们县境内一条排水河。原来本是一块积水地。每到雨季，它就发狂似的张开大口，把沿岸几十万亩庄稼一口吞掉。由于排水不畅，河两岸几十万亩地都碱化了。解放后，虽做了些清淤工作，但没有彻底治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严宾往东一指，说：“金鸡岭更糟，可惜离这远点，要不，倒可以拜访拜访。”

“远点？不就是几十里吗？”老高站起来往前走去，严宾紧走了两步，到前面给他带路。

金鸡岭，远远望去象个大沙疙瘩，往前走，地势越来越高，河道也越窄了。河水到这儿，找不到出路，便发疯地向南北地里流去。

来到岭上，只见一个人正低着头往本子上记什么，对于他们的到来，他一点没听见。严宾悄悄对老高说：“你看，那不是王英民！”他走上前，轻轻地拍了他一下。王英民抬起头来，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大的水，你们怎么来啦？”

“那，你不是先来了吗？”老高风趣地回答着。三个人不由同时笑起来。

王英民把老高领到金鸡岭的最高处，向远处一指，说：“这个大沙疙瘩，有四千多米长呢。”说着，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金鸡岭的故事，“传说这个大沙疙瘩曾落过金鸡。滨海县一些老财们，为了抢这块‘风水’，在这儿大建坟茔，你看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用手指指远处岭上的一块块歪歪斜斜的石碑，接着说：“黑龙河原来穿过金鸡岭，向东入海。一百多年前，当地群众筹资开挖这条河。黑龙寨地主势高财横，花一口袋银子，买通官府，把河道线路改变，在金鸡岭南沿拐了一个胳膊肘子弯。这样一来，由于年深日久，流沙越积越多，河水到这儿被卡住了，自然地形成了一个‘食道瘤’。”

听到这里，老高愤愤地骂了一声：“哼，这风水那风水，都是老财们的坏水，穷人的苦水啊！看来，需要把胳膊肘取直。”

“对！”

“那样，水可就顺多了。不过，金鸡岭可不好治啊！”

“中国人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么？”老高严峻地瞅了王英民一眼，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黑龙河两岸人民早就盼着这一天啦！”王英民一把攥住老高的手，激动地说。

这时，严宾也凑了过来，三个人站在金鸡岭上，俯视着滚滚的黄水，头脑里浮动着一幅治理黑龙河的蓝图。